



恰到好处 的人生

《读者·乡土人文版》编辑部◎主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读者·乡土人文版》2015年季度精选集. 冬季卷:
恰到好处的人生 / 《读者·乡土人文版》编辑部主编
——兰州: 敦煌文艺出版社, 2015. 12
ISBN 978-7-5468-1413-1

I. ①读… II. ①读… III. ①文摘—世界 IV.
①Z8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02235号

《读者·乡土人文版》2015年季度精选集. 冬季卷: 恰到好处的人生
《读者·乡土人文版》编辑部 主编

出版人: 吉西平

责任编辑: 董宏强

选题策划: 吴小丽 马梦娜

特约编辑: 李 丹

封面插图: 孔雀插画

封面设计: 马顾本

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本社地址: (730030) 兰州市城关区读者大道568号

本社邮箱: dunhuangwenyi1958@163.com

本社博客(新浪): <http://blog.sina.com.cn/hujiangsenlin>

本社微博(新浪): <http://weibo.com/1614982974>

0931-8773084(编辑部) 0931-8773235(发行部)

三河市中晟雅豪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张 20 插页 1 字数 295 千

2016 年 2 月第 1 版 2016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2 000

ISBN 978-7-5468-1413-1

定价: 2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本书所有内容经作者同意授权, 并许可使用。
未经同意, 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转载。

CONTENTS / 目 / 录

[第一辑]

来日方长并不长

当你老了——刘墨闻	002
风吹一生——何三畏	005
长腿的风什么都知道——田 鑫	008
回忆往事就像置身鹅毛大雪——王芳芳	011
来日方长并不长——于 丹	014
在每一次远行中重生——吴乡穉	019
修鞋的道行——祝小兔	021
恰似你的温柔——叶 子	023
大哥就是我的故乡——孔 明	028
和父亲坐一条板凳——孙道荣	031
这么苦的一辈子——张亚凌	034
冤 家——周宏翔	037
私 宅——邓安庆	039
私人地理——王太生	042

逃跑的木偶——	里则林	044
母亲的眼泪甜甜的——	辛 牧	048
老家物语——	胡安运	050
有了爱情仍不够——	三 毛	053
母亲吉尔——	娜仁琪琪格	055
消失的池塘（外一篇）——	盛可以	058
暗黑童年记忆——	闫 晗	060
上海人的活法——	易中天	063
一只猫活在世上的真正使命——	李 娟	066
差等生的峰回路转——	七月蔚蓝	070
我妈的故事——	暖小团	074

[第二辑]

踮起脚尖来爱你

云上的日子——	李双喜	078
夏日草原——	安 宁	081
五分钱欢喜四个娃——	郑彦英	084
母亲的乡愁——	陈轶男	087
踮起脚尖来爱你——	田秀娟	091

去往别人的故乡——	钱红丽	093
北京姑娘的脾性——	张 弛	095
大山里的超级马丽——	夏三三	098
前世菩提今生花——	言 一	103
动物园记——	权 蓉	107
教养，就是选择做个更好的人——	达达令	110
木匠与高考之路——	格 非	113
山中不知岁月长——	孙可镓	116
旺家媳妇——	蔚新敏	119
种畦青菜等你回——	张粉英	122
草的味道——	丁立梅	124
老爸种花老妈种菜——	肖世群	126
像摸烟那样摸手机——	李松蔚	128
不超过8欧元——	齐 欢	130
节外生姿——	谢 凯	132
老妈的乡村生活——	红酒提子	136
我的名字叫“国庆”——	文国庆	138
一名军人未能完成的阅兵式——	戎衣铁甲	141
一个人的移动照相馆——	任 春	145
老 友——	王汉英	150
放 羊——	吕慧明	152
国 歌——	又 清	154

[第三辑]

桃花流水对虾肥

老街汤王——刘建超	158
素食不是一场秀——许石林	161
重庆人的小面——陈晓卿	164
韭菜花——汪曾祺	167
朝花夕“食”——西窗	169
水果诗篇——李汉荣	171
罐头：战争催生的宠儿——肖梓	175
谁也别想躲过牛肉面——韩松落	178
“黑吃”四寸腰——薛冰	181
桃花流水对虾肥——刘枋	184
笨猪 笨鸡 笨蛋——阿城	186
猪的一生是梦幻——毕飞宇	188
向上的炊烟——米抗战	191
难舍猪肉——张佳玮	194
掏野菜——秀英奶奶	197
火辣小龙虾——泥人	199
关中人吃面——刘周社 李永娣	201
放哥的面——程宇瀚	204

馋嘴黄侃——李 舒	209
曹操是个“美食控”——李丹崖	211
乡村猜谜纪事——申树凤	214
为人类“鞠躬尽瘁”的猪——麦 子	219

[第四辑]

大师的样貌和声音

天津称谓就这么喂儿——郭文杰 杨翰荣	224
中国式婚礼花费大变迁——赵宁宁	228
一枚枚饱蘸师情的印章——赵丰超	232
尚方宝剑，没有你想的那么神奇——张发财	234
大师的样貌和声音——胡竹峰	237
主人蒸黍未熟——林清玄	240
食指大动，染指于鼎——王立群	242
古代公车也腐败——李志刚	245
取名字的苦与乐——老 铨	249
冬 藏——徐仁河	251
花香萦绕——山亭夜宴	254
武太郎其实不矮——郭华悦	256

千年湖笔，暮途坚守——	雷 虎	258
开封人在北宋皇城延续的生活——	陈妍青	263
百家姓之谭姓——	袁义达 陈建魁	267
百家姓之阎姓——	袁义达 陈建魁	271
百家姓之姚姓——	袁义达 陈建魁	275
写一封信需要几只羊——	石 年	280
结草衔环——	王立群	282
被方言笑哭——	会 计	285
家乡话——	叶 舟	288
康熙不说北京话——	陈事美	290
传统村落：国民的集体乡愁——	李海燕	292
远离自然的孩子们正在生病——	江 意	295
蝉为什么叫得那么响——	贝小戎	299
一次关于家乡的人文地理旅行——	胡少卿	301
一个老外的中国旅行故事——	米 周	304
河流也能家庭承包——	禹 艳	308
英国的灵魂在乡下——	张 伟	310

「第一辑」



来日方长并不长

当你老了

文_刘墨闻

每次我妈打电话，听她数落我爸是一个必经的程序。我妈先是我爸做得不对的地方添油加醋地说一番，然后郑重警告我：“你可千万不能像你爸，他太倔、太硬，做人要活泛一点儿。”

老爸的耿直脾气人人皆知。记得儿时，有一次陪他在单位开会。老爸抱着我在后排看《二战史》。领导叫他总结工作，他说：“最近挺清闲，就是喝茶嗑瓜子。”周围的人捂着嘴偷笑，我爸搞不清楚状况，茫然四顾。领导皱皱眉，问：“没有具体的工作内容吗？”我爸不耐烦了：“茶是龙井的，瓜子是五香的，我总结完了。”就是这么个直肠子，到处当好人，却到处得罪人。

老爸和我相处的方式不像是父子，更像是朋友。我总是没大没小，他也不顾及父亲该有的威严，喜欢拿我打趣、开玩笑。

小学五六年级的时候，很长时间我的成绩都是全班倒数第一。开家长会，我妈一般派我爸来。老爸来了，看一眼成绩单上最后一名的我多少分，随手就把成绩单放进兜里回去给我妈验收。有一次，一位同学因为生病缺考两科，我考了个倒数第二。老爸来开家长会，看了一眼倒数第一，发现不是我，眉头紧锁，怒问：“你在哪儿呢？”我答：“爸，你看倒数第二……”老爸转脸一看愁眉瞬展，欣慰地念道：“哎哟，倒霉孩子还抓到一个。”

高中时，我开始早恋。一天，我和小女友刚出校门，就被老爸逮了个正

着。我让女孩儿先回家，一个人战战兢兢地面对老爸。老爸张嘴就问：“你什么眼光？她不就个子高点儿吗？”我斗胆反驳：“我喜欢她不是因为外在，咱俩口味不一样。”老爸怒问：“你知道我什么口味？”我淡定地答道：“我妈那个口味。”回家的路上，老爸一直很严肃。到家一进门，菜香从厨房里飘出来，老爸“嘿嘿”笑着，回头对我说：“对，就是这个味儿。”

当然也有挨揍的时候，比如我偷了化肥厂的尿素撒在姑妈家的菜园子里，打碎了邻居的玻璃后就逃跑……

后来，我上大学了，就很少回家。有一次，我和老爸去买菜，他跟着我走得气喘吁吁。我放慢速度，他强调说是昨晚没睡好。快到家时，突然下起了雨，老爸开始往家跑，跑着跑着，他突然回头大声说：“你看，我跑得不慢，我的身体还很好！”我忽然觉得鼻子一酸，我舍不得追上他，脚步越来越慢，腿越来越软。我小声说了一句：“爸，你会等我，别走那么快。”这话被风吹散，飘进我耳朵里已变成了哭腔。

我以为他老了，时间驯服了他，也驯服了他的脾气，其实不是。大四实习时，我赚了一点儿钱，给他买了一双新鞋作生日礼物。回去后发现鞋底有些磨损。他去找店员换。店员嫌麻烦，不想给调货。他就和人家吵了起来。我赶到鞋店门口，不分青红皂白地说：“都这么大岁数了，有什么事不能好好说吗？”他嗓门飘得老高说：“别的样式我不要，就要你给我买的那双。”我愣了几秒钟，说：“爸，别生气，要不咱买个更好一点儿的？”老头儿看了我一眼说：“行。那你再给我好好挑挑。”那是我第一次给他花钱，他那么认真，500多块钱的鞋，至今几乎还是崭新的。

我打算到南方工作，他并不愿意让我走这么远，嘴上却还是说：“你爱去哪儿就去哪儿，没人管你。”然后悄悄地在我上衣口袋里塞了个信封，里面装了几千块钱。这几千块“救命钱”我一直封着口，想将来能让这个信封厚上一倍，再骄傲地还给老爸。后来有一次我的预算超支，不得不花掉信封

里的钱。我啃着馒头、咸菜，看着那个信封，忽然明白，在我自认为很凶猛、要甩开膀子和世界搏斗时，老爸用这样的方式，原谅了我的幼稚。

我知道他不喜欢我在一线城市过三线生活，但他还是在整理我的书架、擦拭我的奖杯、翻看有我文章的杂志时，鼓励我去过想过的生活。

特别累的时候，我和他说，想出去走走。他说：“那就去吧，路上有许多好玩的东西，你看了，就懂了。”我想起小时候，他把一沓沓照片从暗房里拿出来时激动的样子。他照着书给我念：“这个世界藏了很多美好和幸福，你必须亲自去取，别人给不了你，你需要的是为之付出努力、汗水，还有时间。”

老爸今年55岁了，已走过了一大半人生。他依旧不会说软话，嘘寒问暖的话到嘴边又咽回去，把一句句问候转变为生活里的细节。他会时不时给我寄点儿东西，我不给他打电话，他就给我充点儿话费，算是提醒我。他还是喜欢打趣我、挖苦我，又忍不住想知道我的一切消息。

风吹一生

文_何三畏

天真的冷了，连风也受不了了，半夜三更敲打我的窗户，它们想进来。这种节奏的敲打声我熟悉，这些风一定是从我家乡来的。我掀开窗帘，看到风在闪烁不定的霓虹灯里东躲西藏，它们对此十分陌生。风的意识里只有光秃秃的树、野火烧光的草、路边的草堆、孩子们头上的乱发和整个村庄老人的一生。风不认识城市的路，一定是谁告诉了它们我在这里，才会上来找我。

它们想告诉我一些风中的人的消息。

我家乡的人生活在风里。离家的那天，一大早就看见祖父坐在门口的小马扎上。天色灰沉清冷，秋天的早上永远是一副将要下雨的模样。风很大，地上的杨树叶子转着圈儿堆到祖父的鞋子上。我对祖父说：“进屋吧，外面冷。”祖父说：“没事，不冷，都在风里活了一辈子了。”那个早上我离开了家，要去一个远离家乡的城市。祖父拎着小马扎跟在我后面穿过巷子，风卷起的尘土擦着他的裤脚。我说：“巷子里风大，回去吧。”祖父说：“你走你的，我想在巷子口坐坐。”然后就放下小马扎坐在了路边上。村庄坐落在野地里，村前村后都是麦地，麦地上的风毫无阻碍地从村南刮到村北，沿村庄中心宽阔的土路一次次地刮过。我走了很远，回过头，看见祖父还坐在风里，背影被风刮得有点抖。

祖父老了。二十多年来，我目睹了来来去去的风如何改变了一个人。从我记事时起，祖父一直骑着自行车带我去镇上赶集，五天一次，先在集市边

上的小吃摊坐下，吃逐渐涨价的油煎包子，然后到菜市旁边的空地上看小人书，风送过来青菜和肉的味道。那时候祖父骑车很稳健，再大的风也吹不倒他。有风的时候我躲在祖父身后，贴着他的脊背，只能感到风像一场大水流过我抓着祖父的手。长大了，我自己也能骑车了，车子骑得飞快，在去姑妈家的路上远远地甩下了祖父。我停在桥头上，看见祖父顶着风吃力地蹬车。祖父骑车的速度从此慢了下去。有一天，祖父从外面回来，向我们抱怨村边的路太差，除了石子就是车辙和牛蹄印。祖父说：“风怎么突然就大了呢？车把都抓不稳了。”但是谁都没有在意。

从菜地回家的路上，我遇到祖父从镇上回来，第一次看见祖父骑着车子在风里摇摇晃晃。后来祖父不再骑自行车了，因为我们担心他出事，不让他骑。不能骑车之后，祖父走到哪儿都拎着一个小马扎，他终于意识到自己很难再在风中站直了。一个人就这样被风吹老了。

多少年来，我的村庄一直有个奇怪的现象，老人们去世总是一批一批地走，很少有哪个人是独自上路的。在第一个人离开的时候，村里人就知道又一场死亡之风降临了，从年老体弱的开始盘算，每个人对村庄都有一笔小账。果然是一个接着一个，三五个老人相互陪伴着上路。一段时间内，村庄里哭声不绝，锣鼓声悲，野地里飘满了纸钱。他们出生在同一场风里，活在同一场风里，又被同一场风刮到了另一个世界。

我说过，城市里没有风，所有的风都来自野地和村庄。因为没有谁像野地里的孩子那样，依赖风才能生长，尽管，也许同样是几十年前的那场风又回过头，把他送到了另外一个地方。

我一直跟着一阵风向前走，走着走着就长大了。那阵风始于十几年前，我一个人从家里出来，走远了就找不到回来的路。遇上了旋风，它不紧不慢地穿过巷子，然后左拐上了大路，一路上旋起了泥土、稻草叶子和干松的牛粪渣子。我一直跟在它后面，我想看看它到底有多大的威力。我们经过了药

房、供销社大商店和南湖桥边的两棵老柳树。刚上了南湖桥，旋风突然不见了，我以为桥面上布满石子，它过不去了，没想到几秒钟之后它出现在桥的南边，已经过了桥。过了桥是南湖的麦地，天色黯淡，我要费力才能盯紧它。我们在镶嵌着干枯坚硬的车辙的田间路上继续向前。我记不得走了多长时间，它突然拐进一块麦地不见了，没有任何先兆。我想它会出来的，就站在路边等，但是眼前只是一片绿油油的麦地。

后来我等到了供销社的售货员，骑一辆老式“永久”牌自行车上了南湖桥，是他把我送回了家。我被旋风带上的那条路是他回家的必经之路。

回家以后母亲告诉我，每一个旋风都是一个死去的人的灵魂，它们常常来到村里拐带不听话的小孩。以后要听话，不能踩它们，也不能跟着它们到处乱跑。我不是很相信，因为没有一场旋风曾经把我拐跑过。

如今，我从村庄走到了城市，那场旋风的形态我难以描述，也不清楚它是否已经拐到了另一个地方。我只知道，我在城市看不到风。城市里填满了高楼大厦和霓虹灯，缺少空旷的土地供它们生息。这里的孩子们不需要旋风，有仿真的电动玩具引领他们成长，没有风也能活下去；至于老人，使他们衰老的，是岁月和他们自己。

长腿的风什么都知道

文_田 鑫

如果仔细听，就能听到一株草顶破土的声音。它弹开一块土的瞬间是那么努力，使出这辈子最大的劲似的。而更多的时候，我们是听不到这一切的。我们都走得太过匆忙，完全忽略了一株草所具有的力量。

想听见破土的声音，还需要一场风。入冬之后，人也需要在一场风之后才能渐渐苏醒。立春一过，风开始透过渐次变薄的衣物，慢慢渗进身体，把春天，把绿，把舒展，把芬芳一股脑儿地灌进人的身体里。

这时候，人和大地一样，缓慢地被打开。疏朗起来的身体连毛孔也有了抽芽的错觉。风就这样把人唤醒了，让人和万物有了一样的气息。风让一切苏醒，当然也就掌握了一切事物的秘密。

你别不信，长腿的风什么都知道。疾风知劲草，其实，除了草，它还知道河流的一切、树的一切、村庄的一切、路的一切……甚至连城市的一切，只要它愿意，也能轻而易举地知晓。

芒种前后的一天早上，我赖在床上翻手机，冷不丁听到“布谷、布谷”的叫声。毫无疑问，这来自一只布谷鸟。不过，它是怎么出现的呢？我住的小区里，树是刚栽下去的，还没有鸟儿在上面筑巢。而这个城市，不算高的楼房将一些孤单的树裹挟在其中，有些树偏僻得连风都吹不到，更不用说一只布谷鸟能找到它，并将它作为自己的巢了。

再说了，别看布谷鸟叫声洪亮，其实它天生就是胆小鬼，我在村庄里住

的时候，从来没有见过布谷鸟接近人和村庄，它们总是躲在树林里，你想找到它们相当不易。我对这叫声突然就来了兴趣，放下手机，起身，立在窗户外静静地倾听。

可惜的是，随后的很长时间里，这叫声再也没有出现。它一闪而过，没有留下任何蛛丝马迹，我找不到它的出处，也看不见它的去处，只能对着窗外发呆。

我一直想弄明白它的来历，于是就想到了风，肯定是它路过带着湿气的树林时，见到了这只正在啼鸣的布谷鸟。风被它所吸引，但是鸟是带不走的，风就把它的叫声带走。于是，这叫声穿过草地、溪水，绕过几条土路，就到了城里。风跑累了，就把布谷鸟的叫声卸下来，留在了我的住处。

风能带来布谷鸟的叫声，就能带来它的秘密。这么想来，还有谁的秘密是可以在风面前守口如瓶的呢？它们每到一个地方，就带走这个地方所有的秘密。秘密越来越多，风背不动了就停下来，随意地卸下来一些。于是，我就在一个清晨，听到了一只布谷鸟的叫声。

这事已经过去半个多月了，我还时不时会想起那“布谷、布谷”的叫声，想它的来历，想它的出处，想它抵达城市的路径，想它让我听见的意图。我一度怀疑，这一声被风带来的叫声是要启示我的，可是到底要启示什么？

这一切，风没有告诉过我，而我也没办法向它核实。现在，我连带来这声“布谷、布谷”的那阵风去了哪儿都说不清，更别说向它追问答案。我陷入焦虑当中。

有一天，我读陆游的《嘲布谷》，有了找到答案的舒畅。他说：“时令过清明，朝朝布谷鸣；但令春促驾，那为国催耕；红紫花枝尽，青黄麦穗成，从今可无谓，倾耳舜弦声。”布谷鸟让风带来的这一声啼鸣，原来是要提醒我。

要是在我的村庄，听到布谷鸟催耕的啼鸣，再懒的农户也都开始拾掇闲